

由南京到廈門

周錫侯

——戡亂回憶之一——

民國三十七年年底，筆者任憲兵第三團第二營營長，駐守南京中山陵內，担任特別警衛勤務，是時總統 蔣公駐蹕黃埔路官邸，常時到中山陵教堂作禮拜或散步，本營之任務即為負責總統

經黃埔路中山路至中山陵內之安全警衛，憲兵素有總統鐵衛隊之稱，官兵俱感光榮，無不全力以赴。

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十五日 總統蔣公發表文告，宣佈即將引退，十六日上午在陵園閱兵，參加閱兵的陸軍部隊與憲兵警察約五萬人，所有人員、裝備、武器，由中山門經陵園大道，直至國父陵墓殿階之下，排列在道路右旁，莊嚴肅穆。上午十時，參謀總長顧祝同上將陪同 總統登閱兵車，循路緩進，檢視部隊，敬禮禮畢之聲，此起彼落。檢閱完畢，隨即訓話：是日閱兵指揮官為南京衛戍總司令張耀明將軍，張指揮官調動部隊，排成聽訓隊形時，歷時一刻鐘，總統 蔣公趁此空暇時刻，進入 國父靈柩殿堂謁靈。當時本營官兵全部佈崗在陵園閱兵線附近及

國父陵墓四周担任警衛，並未站在閱兵行列內，而憲三團一、三營與憲七團全部，則列為受檢閱部隊。

聽訓隊形排列完成後，蔣公站在 國父靈堂前大理石階梯上，面對麥克風向官兵訓話，聽訓官兵全體排列在階梯下廣場上，成一長方形隊伍，因為是居高臨下，又有麥克風，所以聽得非常清楚。蔣公訓話的大意是：「共匪受蘇俄帝國主義的唆使與扶持，擴大叛亂，奴役人民，殘殺同胞，將置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；近且侵略淮河，進逼南京，我忠勇的國軍官兵們，今天要在 國父靈墓前，發誓並下定決心，保衛我們的首都南京，將來犯的匪徒予以完全殲滅，保衛我們的國家和政府，才可以告慰 國父在天之靈。」訓話完畢，領導高呼中華民國萬歲。

當日南京各報，大字標題報導 總統引退文告，受校官兵均已知悉；再聽到 蔣公訓話悲壯蒼涼的聲音，感到正值赤燄猖獗之時，我最高統帥宣佈引退，國家前途將不堪設想，所以不少官兵不禁泫然泣下；尤其憲兵，平日担任 蔣公警衛更較親密，今見 蔣公引退，有如兒女之失慈母，泣不成聲。

當時 蔣公訓話僅十餘分鐘，二十日下午，即乘專機飛往杭州，轉返奉化溪口故里。總統職位則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職權，與共匪進行和平談判。

民國三十八年年初，因戡亂軍事逆轉，金元券貶值，官兵待遇受了幣值的影響，生活非常艱苦。一月十六日上午，蔣公閱兵完畢，特別犒賞官兵每人銀元貳元，由南京衛戍總部即時現場發給，銀元雖不多，但為 蔣公獎賞，官兵莫不為之欣喜。

南京衛戍總部在閱兵之前，即已奉到負責發放賞金的命令，所以十餘萬現大洋在閱兵之前已運至現場，一俟閱兵完畢，總統離去，閱兵指揮官張總司令即召集各受校部隊官長，當場詢問官兵人數，即時撥發，無須另行造冊具領。

筆者因駐防陵園內，近水樓台，憲兵三團及

七團之犒賞金，經上級指定，由筆者負責具領，筆者並不知兩團官兵確數，當張指揮官問到憲兵受校部隊與服勤部隊共有若干人時，我祇能答說，大約有六千人，張指揮官立即爽快的說，那就照六千人發給。筆者領了壹萬貳千元的現大洋（袁大頭），裝了兩輛吉普車，直駛南京市大影壁憲三團團部，呈交團長莫中令將軍，轉發本團和七團官兵每人貳元，皆大歡喜。但是還有多餘，剩下約五百元，作為本團的公積金，不久開赴上海，團長將該項銀元購置打字機，收音機等物，以改善團部文書工具及供應官兵娛樂之用，當時團長曾讚賞說：「這是周營長錫侯的功勞。」

筆者當時並無意多領賞金，祇因非兩團主管，不知官兵確數，又以事出倉卒，來不及查詢，所以答復一個概略之數。但是在那種情形之下，祇能多領，不能少領，多領無妨，少領而致不敷



本文作者周錫侯先生早年的照相。

分配時，則必遭受怨責，且有負領袖賞賜之德意也。

當年總統蔣公之所以引退，乃是徐蚌會戰失利後，李宗仁等紛歧分子對共匪認識不清，醉心和談，共匪提出條件，和談以蔣公下野為先決條件，蔣公為促使紛歧分子的覺醒，忍讓謀國，遂決意引退，先返溪口故里，再往廈門鼓浪嶼，因為鼓浪嶼原有蔣公官舍一處。

憲三團奉命開赴廈門，擔任特別警衛及維護廈門、漳州、泉州一帶的軍紀治安勤務。於三十八年二月，陰曆年前數日，聆聽憲兵司令張鎮將軍訓話後，乘京滬線火車抵達上海，在上海候船旬日，始乘海輪抵達廈門駐防。

廈門為福建省所屬的省轄市，位於廈門灣內之廈門島上，港口優良，為閩南最大商業中心。廈門灣內，海面上屹立一小島，名曰鼓浪嶼，面積約一平方哩，距廈門市不及一海哩，有汽船交通，島上高樓大廈，鱗次櫛比，古木蒼鬱，鳥語花香，海面舟楫，點綴如畫，風景絕佳。閩人不少於少年時代遠赴南洋作工、經商，刻苦奮鬥，洵至巨富，遂在故鄉之風景區鼓浪嶼等處，購地置產，修建豪華大廈者甚多。因此島上華廈渠屋，到處皆是；但是蔣公在該處之官舍，反而年久失修，破敗屢見，領袖一生之儉德，於此亦可窺見一般。

憲三團於民國三十八年二月底抵廈門後，以兩營置於廈門市及機場港埠等處，平時執行軍事警察任務，維護地方治安。第二營

由我率領兩連，駐防漳州服勤，另一連開往泉州駐防。駐在廈門的憲兵，隨時準備執行蔣公蒞廈時的特別警衛任務。

蔣公引退後，因李代總統宗仁德望不孚，對於作戰指揮與政治設施，均感力不從心；且又墜入共匪和談陷阱，不久共匪渡江，南京淪陷，政府被迫遷往廣州。

蔣公雖退處林泉，而心繫黨國，不得不以中國國民黨總裁身份，往來上海、廣州、台灣各地，支持政府，督促黨政主管同志，戮力戡亂工作。三十八年春暮夏初，上海保衛戰揭開序幕之前，蔣公忽然蒞臨廈門巡視，是時我營官兵已由漳州開回廈門集結，正好趕上執行企望已久的特別警衛勤務。

蔣公係乘兵艦前來，駐節在兵艦上，並未駐進鼓浪嶼官舍，但曾登陸觀察金、廈形勢，指示防衛備戰機宜。當時匪氛高張，到處有匪謀滲透，東南戰局方面，福州吃緊，上海被圍；漳廈一帶，人心惶惶；我部官兵以臨淵履薄、戒慎恐懼的心情，執行特別警衛勤務，幸在團長莫中令將軍正確領導之下，圓滿達成任務。

蔣公蒞廈，曾召見當地軍政首長，團長莫中令將軍亦為被召見首長之一；莫將軍事後告訴我們：「蔣公容光煥發，精神奕奕，曾垂詢當地軍風紀情況，並面致慰勉」。我等聞之，至感欣幸。

三十八年八月，上海、福州先後淪陷，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將軍移駐廈門，並兼福建省政府主席，負保衛金廈重責。是時戰局逆轉，憲

三國已無再駐廈門之必要，於是奉命經台灣、廣州開赴海南島駐防。

我部官兵在漳州服行憲兵勤務，歷時四月，時間雖不長，却是我戎馬生涯中最值得回憶的時期。在承平或戰勝時，執行憲兵勤務易，而在戰事逆轉、時局混亂時期，執行勤務最爲艱苦，我到漳州後，正是最堅苦時期。

斯時大部河山均已淪入匪手，政府所能控制之地區日益狹小，而軍隊待遇常至饑寒不繼的地步。我部官兵分遣在外，筆者除指揮官兵服勤外，還要張羅官兵之生活補給，經常向地方政府及後勤單位辦交涉，精神至感痛苦。

漳州爲閩南第二大都市，成爲軍隊撤退休息整補的所在，當時有陸軍第一編練司令部王敬久將軍，率部駐漳州編練新軍，又有劉汝明兵團，

撤至漳州待命，所有民房商店幾乎都駐有軍隊。

關於軍紀糾察方面，係配合編練司令部憲軍警聯合稽查處執行，尚無大的罣礙。惟有劉兵團乃久戰之師，轉戰千里，撤退來漳，時至炎夏，仍着多裝棉服，而給養尤其困難，當大敵當前之際，作戰部隊如此因頓怨望，事態不爲不嚴重，筆者爲維護軍紀，確保治安，遂作一軍紀專報，除分折漳州軍紀情形外，並建議時在廣州的國防部，速派大員蒞漳點驗，火速補給劉兵團糧餉，換發夏裝，以防意外。

我的軍紀專報發生了效果，不久國防部派監察局長彭位仁將軍蒞漳，點驗劉兵團并解決了補給的問題。嗣後該兵團奉命調赴台灣，經過整編，爲保衛台灣而效命。

早在民國二十年前後，共匪盤踞閩南閩北，

對閩南即曾實施滲透擾亂，據說共酋林彪，於民國二十二年曾化裝改名，潛來漳州，開設三虎（彪字之變形）商店，刺探情報，發展組織。民國二十三年，國軍對匪巢瑞金，縮小包圍圈，中共面臨被殲滅命運，不得不拚命突圍，作二萬五千里之逃命流竄，當時林彪雖然離漳歸隊流竄陝北，但其散播在漳廈一帶的爪牙仍時時蠢動，故漳州素爲共謀的潛伏地區。

民國三十八年四月，福州綏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紹良蒞漳視察前夕，漳州中學一李姓學生被潛伏之共謀殺害，將該生屍體吊掛校外一樹枝上，其目的，一在向政府大員示威，一在製造事件，擾亂治安；我會同聯合稽查處，逮捕了共謀嫌疑犯數人，交軍法訊辦，才收到了鎮壓的效果，地方治安因此得以平靜一時。

中外文庫
之廿六

花落春猶在

第一集
定價50元

褚問鵬著
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

中外雜誌社帳戶

名作家褚問鵬女士，浙江嘉興人，國立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，四十年前曾任十八軍上校秘書，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，廣東省政府參議，閱歷閎富，著作等身。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，懷舊憶往，生動翔實，包羅萬象。要目有：童年的回憶。小褚先生的故事。蠟炬成灰淚始乾。山西歷險記。從晉北到故都。五十年前北大研究生。重到申江更斷腸。撫孤自甘零落苦。空花到眼總無緣。道是無情卻有情。一二八烽烟驚客夢。懇辭記者又執教鞭等十二篇，篇篇可讀。